史通評釋

史通評釋卷第十八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訟
孔陵陵昜錄刊

外篇

雜説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

公孫弘封平津侯

士衡陸機字

後主高緯　孝昭高演

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

卿雲文心雕龍作卿淵下有向雄不宜復稱雲

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枉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麗良由才之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評曰孫弘傳賛不言平津美惡而敘武宣得人之盛虞運傳不言康樂忠佞而敘音韻輕重之體是忘源而尋委也孟堅不書漢高破羽之首功李齊不書孝昭代奚之戰伐不紀司馬消難之叛逆是謹毛而失貌也史通駁之甚是而其讀史亦精矣

天統齊後主緯改元

文宣高洋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齊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㚷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周令萱自殺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子如子也北齊光祿卿文宣末年昏虐消難懼降周隋文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敗奔陳位司空隋平陳復歸隋免死消難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復者必曰消難云

蜀志巴西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

王平使人
識丈與石
勒同

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之文選注引作讀
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歸安漢侯
班固霍光贊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
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縱欲不伐遠方為異於渭濱遊覽
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
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
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音詞
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
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

宋袁淑排諧記有鷄九錫文主劉松苔酒有經王續醉鄉記

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厭誰能與之者乎又宇文則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近六經之言也曰榮權吉士也鄭人與之言樂三北三因志云許也其餘久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人之語耶又依梁史大梁本紀云清貴稱元帝為汝王琛眼長接儉謂宇文曰王琛眼膊全不矜公曰元帝奴僕王使來豈得恣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也言無愧於實錄矣）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之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鷄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

史通儷語亦不爲少言之非難行之惟艱

鄭叟即鄭食其周昌並以口吃

虛無豈可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郎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背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姓名此由須對語儷故也又姚最梁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名亦在于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于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而怨痛之聲上徹天闕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聲對之爲患也或聲從流靡或字須偶對此之爲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鄭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宋書王鎮惡既克長安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蕭韶字德茂梁宗室子都鄉侯也著太清紀十卷起太清元年盡六年初侯景破建鄴韶西奔江陵士人多問城內事韶不能人說乃疏爲一篇問者即示之元帝取讀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言晉末亂離今亦可以爲太清記矣然其議論皆出謝吳又韶希帝旨撰述多非實錄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迹言益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德宣之命江陵之建業也閑隸千餘里德宣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失此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爭耳夫功德日盛秩進累遷足驗也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客與錫遜勸進斷表又詔入奏請注時頻盡以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一唯王劭所撰

彥深製淵 字一作彥淵

澹史凡華夏帝王皆書曰卒

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爲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成事呼爲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斯之謂矣

評曰梁武齊宣據春秋法當書曰弒闕卽德宣孝靖眞勑循云亂命而呪假之乎于玄之駁是矣第澹矯收失如太子君前書名魏帝謚止三代明著弒君之賊改正華夏之卒皆讜論也至於符命之佞澹與劭殊蟬翼彥深千鈞君懋斯言得無過乎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悞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至

婧音倩女止潔也

於他篇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爲昔所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列女傳齊傷槐女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懸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子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上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曰吾所以請雨者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殺婧之父孤妾之身鄰國聞之皆謂

君嘗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明日朝告景公景公即時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評曰齊景公杵臼立於周靈王之二十四年宋景公頭曼立於周敬王之三年齊景在前宋景在後相去三十二年傷槐女奈何稱昔者宋景公時也子玄駁之是

評曰夏姬在陳爲御叔之妻在楚爲襄尹之妻襄尹死子黑要烝焉姬又與巫臣逃之晉所謂再爲夫人者以此始在陳與陳靈公通既入楚莊王欲内之不果所謂三爲王后者以此當時列國小君皆僭稱后豈必嫡周天子乎史通謂女子一身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

然愍按羊獻容爲晉惠后晉敗没于劉曜又爲曜后獻容見廢四大冊立二國至於北魏高齊既爲皇后下降大臣紛載史冊何得言無特非中國盛時事耳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困學紀聞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赤爲賞首

鮒古附

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謬矣甯子甯越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内之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按祀

此是向誤

建子椎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延㳂如伯厚所記說苑新序之誤多矣不特如子玄所駁已也

按蘇秦荅燕昜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毒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

劉安注下卷

瘤音崽迺

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慷慨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許曰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號曰宿瘤見劉向列女傳然無隱形于齊王事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明日復更召問之又不隱對見劉向新序此以隱形于齊王者又不名宿瘤子玄乃合無鹽宿瘤二女而駁劉向或另有據

嬴音盈

又曰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失節之婦著之列女誠爲失實與范曄漢書列蔡琰於列女傳其失同張華博物志曰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子玄之駁本於張華

楊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惟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荊尸變而爲鱉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

勰音協

而行之難也

文心雕龍曰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

華陽國志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横有爲蜀傳者言

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鼈靈死屍化西

亡後爲蜀帝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爲子

鵑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

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

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

或遇有之則爲怪異子所不言况能爲帝王乎碧珠出

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

嶲字僻

家若谷記 或亦此意

鳥令云是嶲或曰嶲周今案說文云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為子嶲鳥故蜀人聞子嶲鳴皆起云望帝嶲尹圭切所言與蜀志所述相似爾雅亦云嶲周子嶲鳥也出蜀中四海有之何必在蜀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昞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北史止稱延明不稱昞其實一人

士燮字威彥蒼梧人避地交州吳交趾太守耽玩春秋爲之注解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號玄處先生

敦煌郡漢武帝置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支一都會也延按燉漢書作敦即今甘州地

交趾郡漢武帝置即安陽王國延按交趾即今之安南其人足趾相交故云

訓音訓答也

漢父尚改漁父

姪即淫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玆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録矣

文選注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高唐賦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諫婬惑也

轘音寰

史記景帝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字叔）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

蚌音棒蚌也又音蚌 拾鷸音聿 又音觿揄 狹說當跌 揄狄

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荅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若較年則前後别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輙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榆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蘇代所言雙禽鷸蚌伍胥所遇瀨水盧中野放漁父皆非亦可同歸一揉何止

又本連上爲一條

沌音囤蛙音吐蝦蟇

榆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榆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屈原漁父篇漁父莞尒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

之屬蚿音絃馬蚿也鷽音岳山鵲也鮒音付鮒魚也

螫音質

蜩音條大蟬鷽音學山鵲

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樸幽明錄齊諧記怪迹可引爲眞不爭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莊子秋水篇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鱉云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莊子通夔一足獸蚿百足蟲也夔以多足企少足故憐蚿蚿以有足羨無足故憐蛇蛇以有形企無形故憐風風以有行企不行故憐目目以形用企神用故憐心○莊子逍遥遊篇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

枯魚 乾魚

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外物篇莊周曰周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此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無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評曰詞人寓言自以爲亡是烏有史臣採撰乃以爲遑事實錄遂習稽康無能逃於不學之譏矣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纖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

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
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所爲假稱陵作也
遷史錄而不載良有以焉
評曰李陵與蘇武書詞彩壯麗然遷傳陵不載此固傳
武亦不載當是後人假稱但昭明文選與子長答任少
卿書並載則齊梁間已有此書矣豈魏晉間人擬爲之
耶
蘇東坡志林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
漢文吾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後人所擬即蔡琰二詩東
京亦無此格范曄荒淺故載之傳耳

遁一作滅　牴音抵觸也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觀世之學者或躭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晋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夫鄒好長纓齊珎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

蜀本作挂壁誤

也至如漢代公羊檀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桂壁不行贅旒無紀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

吴越魏收代史盛誇胡羅信佞焉足怪哉

評曰從周羙新忠佞殊塗然稱善譽兒公私異見而畢孔於椎同類共呰子玄亦司敗矣

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葢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薰音勳似陰蕪香草也蕕音猶臭草一名蔓于一名軒于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汎汎然故曰蕕游也

評曰君子而史也是謂無瑕之口鑑空衡平畢照忠佞小人而史也是謂佞人之筆賄鳴鏤喧何啻理亂故沂

係人國非淺細也左馬而下若温公之通鑑朱子之綱
目其庶幾君子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
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
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
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
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
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紀也喜論人帷薄
不脩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

其本連上爲一條阮瑀字元瑜陳留人陳琳字孔璋注字三卷

姚察傳云西征記似誤

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
爲詳焉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
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
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楊雄太玄
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
然其有彫蟲末技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類是也其或著書纔至二篇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
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紀記云撰技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

於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冲之傳云撰晉朝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陸鏗子子堅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文集三卷

南史梁元帝考妣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荊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姚察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王釐建康三

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

北史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後魏侍中撰鄭玄所注周官

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

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曅後漢

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

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

官儀禮義證各五卷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魏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

徵至幷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

評曰梁元姚察劉芳各著書百卷而誣以集不過數卷陰鏗祖鴻勳集雖不多文名當代而彼以短才小說亦苛矣夫人之文豈必如史記太玄而後可傳耶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史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脩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交漢

之風忽焉不嗣矣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爲丞相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亦孝養姑有涌泉出鯉之異永平十三年舉孝廉以大孝入朝除江陽令

十八 秦務

史通評釋卷第十九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嶠錄刊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志類聚區分編之

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旻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旻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

師古曰旻滿伯廖皆鄭大夫廖音聊

犨音抽

謂史記左氏交錯相笄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虖○師古曰郤錡駒伯也郤犨苦成叔也郤至昭子郎溫季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

左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楼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所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逗何則春秋者魯史

株音誅

之號言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稔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全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賒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尔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

玦古穴切
䴏餘律切

言無定體也

校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左傳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師古曰金玦以金爲玦也半環曰玦○賜環則返賜玦則絶佩之金玦絶之之意

左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盗殺之○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

之將兩鷸則知之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也

評曰此四條孟堅之小失而子玄之讀漢書益精矣謂之漢聖可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佗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

叔向卽羊舌向

左傳文齊漢書文作汝

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卽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謚穆也

評曰按左昭十五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王與籍談論彝器云云籍談歸以語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子玄摘去籍談歸以語叔向七字恰似叔向同籍談使周此子玄點煩之過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

此是王堅略處

此是王堅略處

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止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説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閲彼全書唯徵乎[illegible]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説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弟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闕如此所謂直[illegible][illegible]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入此科又言大雪與雹繼之以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旣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評曰雨雪雹三者皆常寒之罰也而微有辨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雹又陰之極也漢書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

元封漢武帝改元此亦小失近於吹毛

夫人不敢追尊妄故尊壹之象見諸竈皆爲有所漸漬

也權衣劉尊辭兩竈重尊解兩竈解既不同何妨兩載

于薨乃云公羊所說與上寔殊何邪

夫人參改元莽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

異姓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

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年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三年重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後云哀帝建平三年後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其事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

略無準者也

第三科

逃責注四卷跋扈強梁也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胷懐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責並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

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評曰子玄此駁大是正論周至威烈削弱已極鄭已射肩楚久問鼎惡能禁趙韓魏之不分晉哉彼陽請而陰逼周郎不命彼亦自侯不罪三子而罪周是責乎帝之公莽責獻帝之太師卓也司馬公通鑑首書初命三晉爲諸侯史臣書法則可而立論責周猶是祖述孟堅之意耳嗟乎晉可以召王於河陽則三子可以分晉魯可以僭周禮樂則三家可以逐昭穆之封建非萬世之良法也

雩夏祭樂于赤帝以文羽爲舞祈甘雨雩者吁也吁嗟以請雨也

比音毗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慼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救大夫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灾眚歲月既遥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師古曰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卽齊歸也齊謚也蒐謂聚衆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中城魯邑名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叔何忌

評曰灾祥之見有朝發夕應者有遲數年應者有遲數

姜文姜也齊侯襄公也

十年應者漢昭元鳳三年太山石立僵柳復起六年而

宣帝立孝成建始元年黃霧四塞四十年而新莽篡漢

國龍見歷景平建安至曹丕始應柳谷開石歷建安黃

初至司馬炎始應昭定大雩之應不過五六年而子女

乃云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何邪

志云嚴公（嚴公謂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

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

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

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

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

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十一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也

評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或水或旱其應不常以湯之伐桀尚有七年之旱可謂制勝克敵便獲福棄邪莊公七年之水以濟十一年之水以師年既不同應亦各别

燠緩也援
也史周失
之舒春失
之急局求
無冰歲暮
被無燠年

可謂前後靡定邪惟水在前戰在後而以爲師應則重
失矣
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
　公敗宋師于鄑乘丘鄑魯地鄑子移反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
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
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
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
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
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

貸與之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校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征後寛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委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氷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已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

評曰亡氷妖禍也存鰥寡與困乏善政也因妖而脩政可脩政而獲妖未之前聞班書外矣至於昭帝亡氷以爲博陸行寛之應則尤舛矣夫孝武博陸豈寛緩者哉延校京房易傳知罪不誅則燠重過不誅則燠武帝元

班書不書荷應史通補之爲是

符元年夏四月赦三年夏五月赦六年亡氷蓋六年二赦也後元二年夏六月赦始元元年秋七月赦冬亡氷蓋二年二赦也其中豈無有罪不誅而召釁者乎子玄駁班之失而不一申演亡氷之故則亦所謂解什難譚義理非精者矣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

謫居遠方所謂人君房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二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

也

評曰陳特弓王褒班志解釋甚詳解陳持弓云小女入宮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至莽卒篡漢蓋陳氏之後云所未解者凡歲二字耳解王褒云姓名章服甚明哀帝崩莽復為大司馬因是篡國則亦既詳矣史通乃謂義理非精又演而申之何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孕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

田無嗇班志未解史通補之為是

龍鬬評本卷史過左傳仲內史叔興

始未有成數前後有定準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其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纂國之徵生而不舉弃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畜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鬭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

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

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娶者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釐十四秋八月辛卯沙麓崩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懷公名中滑公弟也左作傳公成季相之會國以理

左傳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傳中戀反伯

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從之從吏人宗

鶂左作鷁五屋反鶂同音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史

宗曰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

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車無文縵武旦反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釐十六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鶂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

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枝鄭車僨濟風之爲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叙羣妖述雨氂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

景當作炎

鶂音鷁
鷁鶃并同

東萊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災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在紀與傳各具其辭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鶂漢書作鷁師古曰鶂五狄反左傳曰風也鷁非風風發而鷁退飛常風之罰也

尚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杜預注曰既盟而

譌音訛僞也

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僨弗問反仆也

前漢五行志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評曰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譌言也而子玄責班志不載苛矣

前漢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師古曰哺音蒲固反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此即所謂異鳥相育

也

通鑑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爲敵國乃欲霸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以示威服鬼神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堂下人應之門外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鸇劉向說苑作鷇字林曰鷇

評曰孝景帝紀三年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

史無赤風如血之文但江都之風志亦不載又考武帝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景帝當作武帝史通誤

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吏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猳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它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按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逐也由鬭雞而傅芥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

骰一作殺一作斷

它左傳作漢

古作地

獲鷹尤八 敘 半斟兒八 卷

亡首於獲鷹鄭殺萌於解蠡鄭至奪豕而家滅華元烹羊
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僕犬
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左襄十七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班書瘈狗作猘狗師古曰猘狂
也音征例反華臣華元之子也

左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朱
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
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
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

迋欺也責求往反

鷸音鶴教同

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以叛大為宋患（師古曰地宋元公子也公謂景公卽辰之兄也）（辰亦元公子也）

左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翟於是遂入殺懿公

左季郈之鷄鬭季氏介其鷄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左晉厲公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官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謀誅三郤（索隱曰宦者孟張）

服虔曰食指第二指也

左鄭靈公元年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羮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羮子公怒染其指（左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弒靈公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評曰不云國語忘本而奔遠唯稱史記徇末而逐近班

皇后當改
高后

氏之失顯矣近有竊人議論而不顯人姓名者其失又

在孟堅下

所究多目凡二十九種但其失旣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鷄豕爲禍桃李冬花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三年綏和四年皆地震隕石九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帝二年大雨水二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兵弩擊之皆指也又鴻

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實皆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元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評曰班志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師古曰五公子謂無虧也

元也昭也也商人也瓘故内史云明年有齊亂班正辭内史叔興對宋襄語也若班爲鑿叔興亦鑿乎而何其言之驗乎班志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自解之曰春秋四國同日災師古曰宋衛陳鄭漢七國同日衆山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延按山崩二十九所不止七山志亦無七國象之經何于玄之厚誣孟堅也

五行志雜駮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謬最多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

吳本亢陽下有爲祖二字

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遷曰以微弱故鄭取溫陵射王中肩楚絕包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爽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評曰春秋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叔氏服字來會葬禮也夏天王使毛伯毛國伯爵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禮也秋公孫敖敖魯大夫慶父之子會晉侯于戚戚衛邑冬敖如齊始聘禮也文即位之初三有禮焉何嘗沛然自大足召亢陽之災乎子玄駮之是矣況二年不雨原未書旱杜注五

以宣作成自是班錯

隗叔史記作中叔

穀有收斯亦未爲大異

春秋成公元年無氷班氏以爲其時王子札殺召伯毛伯

按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

未達其説下云無氷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

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按楚嚴王之

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讖隗叔終有封

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按陳前後爲楚所

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爲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爲楚靈王

以靈作厭句是並釋

所滅後衆十七年爲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曾易四公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史記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

京房傳無始字

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荊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釐即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已下同）九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惟敘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評曰師古注楚武王荊尸乂已見傳今此言莊始稱王

〔于彌是反

〔一〕蚡〔二〕枎 扶粉反

[illegible]古[illegible]字

未詳其說按此則于玄之駁皆本師古延按楚之僭王亦不自武王始也楚羋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爲楚武王則其僭王亦已久矣又考京房易傳止云僕楚嚴稱王兼地千里原無始字自師古加一始字而于玄遂承訛以駁房耳

左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鄧盟是懼本此武王名熊通子文王名熊貲子熊囏立是爲杜敖弟熊惲

繆即穆字
侶左作旅

弒之代立是爲成王子商臣弒成王自立是爲穆王子莊王侶立是爲莊王即楚嚴也荆楚之别號詩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弒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末年是世縣殊言何倒錯

詩曰文公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也公羊傳謂子赤也子赤夫人姜氏之子宣公妾敬嬴之子遂即襄仲也釐公即僖公文公之父也以

中壘卿向

向錯

文作釐此是向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按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昔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

成後爲襄
襄後爲昭

注下

生子曰佐後宋臣戾譏太子座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爲時則有大災赤眚之明應也救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襄昭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竝相違者焉

評曰華元奔晉在襄之前何與於赤毛女子華合奔衛在襄之後何得與華元類稱先是此子政之失也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後晉爲鷄澤之會諸

湨音鶪

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湨梁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湨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氷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鷄澤之會湨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禮在玆一舉而已非是知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

爲宅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改流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經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師古曰鼷小鼠即甘鼠也音奚又曰襄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溴梁者溴水之梁也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音工覓反又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

評曰鷄澤之會溴梁之盟此大夫執國政之漸也穀梁孟堅之說未爲不是而子玄以左傳無文一排於申左一排於五行志雜駁固矣

三郤錡犨至也

春秋昭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蒲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爲州滿事見王劭續書志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遂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楊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驅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

魴音房

可輙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晉悼公會諸侯於鷄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劒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斯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任之左新軍

評曰齊桓九合諸侯悼公亦九合諸侯上媲桓公下繩

文祖而云不復責其大夫董真說矣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

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覩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

評曰前漢五行志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孟康曰不在二十八宿之中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

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
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
陳師古曰襄十七年楚公孫朝帥師滅陳也田氏篡齊師古曰齊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
公二十五年卒卒後七十年而康公爲田和所滅六卿分晉師古曰晉出公八年春秋之傳終矣
出公十七年卒卒後八十年至靜公爲韓魏趙所滅而三分其地蓋晉之衰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中行氏智
氏滅而韓魏趙篡其土田人衆故總言六卿分晉也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
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延
按哀公十三年星孛東方仲舒向歆之解甚晰一曰東
方軫角亢云云是又一說非正解也至於田氏篡齊六
卿分晉師古注已明駁其非又何必于子玄之疑乎子

玄駁班之謬是而掠師古之美非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評曰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三請而三不許季氏殆矣叔孫氏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

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熒陽密縣東南至頴川長平入潁

墓誅遂行則乾侯之出季氏主之叔孫孟氏之從成之也史記曰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子玄乃云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可乎叔孫昭子祈死耻與季平同列其志可哀而其忠足録春秋書曰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哀而賢之也故論三家於遜昭之日厥罪惟均論三家於逆昭之日季孟爲逆叔孫爲忠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闘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不能脩德將鬭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内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

周末韓哀侯自新鄭徙潁川

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左昭十九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禜爲命反淵龍之室

許曰龍鬬於鄭洧似龍孽也子產曰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則不可謂非其銷弭之力也劉向云鄭以小

國攜晉楚之間加以强吳鄭當其衝言當晉楚之衝非謂當吳之衝也以意逆志似非乖角特鄭未受吳害向何必云强吳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紀曰陳災火當改從

評曰自昭十四迄于獲麟日凡七食而今止云再食以為董誤邪董皆有占以為班誤邪志皆悉載再食二字當是偶誤柰何誣董而入班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

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時將陳雖暫亡尋復其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預於神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

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評曰昭九經云陳災而京三解劉向曰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

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師古從向說外夷也杜預注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因地也劉子玄以爲陳雖楚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取禪竈說也三說不同而杜解爲正吾從杜

史通評釋卷第二十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𤰞録刊

外篇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臘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矣夫發

西京記曰魯國陳正字叔方爲太官令進御食髮貫炙光武欲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臣朗月書帯奏側光讀舊不見髮三也此與韓子微異

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凴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

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堇于肉堇烏頭也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剗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巫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

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矣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潁川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

不能有益先人而反一本辱之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鸞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黑而不應忽然俱去

不知所在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爲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

難曰蓋謂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寂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

左宣八晉
伐秦獲秦
諜殺諸絳
市六日而
蘇諜徒協
久間也令
謂之細作

楚王與其左右皆無疑惑於邪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
諜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歿
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
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
復其祿位此乃類[illegible]行[illegible]豈人倫爲若哉
評曰此亦極言優孟似叔敖足以動莊王而澤其子
也莊王豈不知叔敖死不復生哉詳考滑稽傳優孟前
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謂優孟即叔敖也欲以
爲相欲以優孟爲相也故下文曰優孟請歸與婦計之
子玄乃謂莊王欲加以寵榮復其爵位是未詳全文温

姬於語切老婦之稱
芑音杞白苗嘉穀
碏音鵲
未死稱諡自是史失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加拚擊孫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

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蔡

成歌詞欲加刋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評曰田常見存遽呼以謚史通駮之是矣愚謂歌卽謠

讖之類也言於前驗於後如靈帝中平中董逃之歌董

終逃竄至於威族獻帝建安初華容女子歌曰不意李

立爲貴人後孟德平荆州以李立爲刺史又烏知田成

之歌不類是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殁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

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

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長無子欲更取室孔子曰

恐難一一

矣

退老西河是子夏事

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複音復

評曰論語之書稱有子曾子以子稱而四科十哲二子不與若以此爲有若疑則曾子不得列四配矣

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新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核子房少也傾家結士爲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節

熊耳山在宜陽縣盧氏縣亦有熊耳山

甚著其事漢也何爲蜀君衆誅將相其君遂嘿然杜口俟間方對倘若高祖不聞亦欲無言者耶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害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由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按孟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齠音調齔初謹切始毁齒也

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幷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别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旗填咽彼草萊稚子齠齔童兒弃惟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轢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

慰奇兒

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關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評曰互鄉童子可以見聖内黃小兒猶得說項豈以州牧便拒兒童文侯不失虞人之期曾母不失兒婦之期細侯不失兒童之期同一守信亡足致疑又晉陽之墟

纛音毒左纛羽葆幢也

雖不產竹然毋邱剖竹始得朱書子長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家弟陵人晉王孫遺以竹葉云可作湯雖亡巨竹其小竹固不乏也

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誑號漢王或王遣也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為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

祠具志漢
宮感名閼
於匈奴匈
奴欲識使
人求見宮
宮啓帝曰
域外重人
形狀難播
反貌醜陋
不如選琢
使者示之
帝以大稱
廬卿魏廉
代之崔琰
之代曾公
亦相比意

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
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虺毒不悛狼心易獲如輙殺
其使者不顧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
且曲之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玆
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瞽
之主猶所不爲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
閭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
中恃彼虛詞亂玆實錄故持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蓋書曰公多
詳好立洗謀濫傍相欺建爲此說
評曰孟德貌寢假借崔琰雄示外夷非崔之急以臣代

君也而況倮末君也安得云爲國具瞻言同綸綍乎誅彼行人亦非杜謗使者藻鏡殃非常人恐由余歸戎容恪在燕聚方大耳倮之姦恐亡所不至子玄責以愼舉措懷四夷迂矣

南史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宋孝武帝鎭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孝武之改服卽孟德之故智而孝伯之注目亦虜使之精識乃知牀頭捉刀未足置疑

魏世諸小書皆云文帝爲侍講殿屋皆飛云云

慴音夫帽皆涉反音慹與攝同懼也攝音云令恐也

俊音餕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又蓋武勇遠慹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屛氣徐言安能撼尨旨飛有喻武安鳴鼓且尨旣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恬然無害也

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剌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淸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

鏹音講錢貫也

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之借著客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玆流非一如張湛爲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州貸夫侍客飯其類也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口其蔬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

評曰晏子分祿仁及三族故歷年所董一狐裘萊公外奢盡于賓客故官鼎鼐而亡樓臺史遷傳公孫弘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盡以俸給家亡所餘西京雜記弘開東閣三館欽賢翹才而躬自菲薄所得俸

輟疑輟
禮記曰鄰
有喪舂不
相詩曰凡
民有喪匍
匐救之

祿盡以奉之則安得盡疑布被之爲詐乎又安得因弘
而疑胡威之亦詐乎
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
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
豘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
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
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感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
當聖善將殁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
停舂杵之音在鄉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

獍亡目見毀名食父
踊音落乳柴
擗一作支
枕即脉

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擗踊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其旨在念則觔肉內覓醉飽自得則肌膚悅懌況乎溺情他酒不改平素難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哀乎蓋彼既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寒皆無厭

評曰籍言之禽獸知母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籍居母喪非禮摇往吊籍散髮箕踞醉而直

徐州部有東海郡有臨沂縣故曰海沂

覩其異禽獸幾希史臣論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致官居狀尸素嗚呼是豈足以盡籍之罪哉典午板湯神州陸沉豈獨王夷甫當任其責而籍固爲之倡矣

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

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延按魏自庚子纂漢至乙酉晉纂魏共四十六年不止三十五年王祥卒於太始戊子是太始四年非五年也

矛音侔酋
矛鈎兵也
盾豎尹切
所以蔽身
扞目也

總計魏受禪起至祥卒之年共四十九年未滿六十
凡所駮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別義練三史
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
諸出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
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
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
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
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
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
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一爲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顧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埽凡經三載或有諸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美中朝

膭一作贖

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悖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

汗簡汗也青殺青也殺青以火炙簡令其汗取其易

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駁亦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

齰音責

劭一作韶

景龍元年楊再思爲

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且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意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

中書令宗楚客為兵部尚書

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脩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紀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脩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

六于擬

崇龍三年太常少卿鄭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雲元年工部尚書張錫吏部侍郎崔湜中書侍郎岑羲

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撥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柳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隷名脩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旣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利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皆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

吏部尚書張嘉福並同中書門下敕旨教

束乎必謂諸賢議以非其所長以僕銳鈴鉸鉸故推為首就如斯理亦有其説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兹介直不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扈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馳驛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眄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稱第思子為勞

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鄭宗何者求吏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癖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

鋏音頰劒鋏史記馮驩傳長鋏歸來乎

徐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僕役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帶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騁從拜太官之膳庇眾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王伯厚曰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

唐隆唐殤帝改元又曰唐元唐安唐興先天唐明皇初紀元

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當從文粹爲王韶新史誤以韶爲劭韶之弒君之賊也身爲梟獍而秉史筆其讎服之儔口無瑕可以戮人

蕭至忠沂州丞人爲侍中中書令時宗楚客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無所弼正至忠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唐隆元年以韋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太平寖用事至忠日附復爲中書令乃與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崔湜字

太平公主引爲中書令玄宗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從嶺外宮人元稱嘗與湜謀進酖于帝追及荊州賜死

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中宗朝中書令韋氏敗與弟晉卿同誅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内畜逆謀故卒以敗

鄭愔滄州人景龍三年三月由太常少卿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貶江州司馬

景龍四年中宗改元

題蜀本史通後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鍾家獲見史通寫本訛謬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既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藩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蜀惠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爲會要頗亦恨蜀本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刻校之補殘刓繆凡若千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缺文於是史通始可讀云昔人多稱知幾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資耿介尤稱厥司覈其是非任情往往捃摭賢聖是其短也至於評隲文體憎薄浮靡亦可謂當矣善讀者節取焉可也